

三月八日，樂詩畝華人主日崇拜後，就開始了我們「禁足」避疫的日子。不僅我們的家庭生活起了大變動，整個社會也旋乾轉坤向「工業革命」背道而馳。

兒女們在家上班。雖說省去來回交通的奔波，多了和孩子們相處的時間，但是工作效果欠佳。身為GM的兒子說，長此下去，他的公司要關門了。孫子們都在家上Virtual Schools。最大的孫子今年高中畢業。眼看期望已久的畢業舞會及畢業典禮將成泡影，白白投資了西裝！

到目前，我們Rossmoor似乎仍是一片「淨土」。但是能維持多久，實在難說。這裡的每一位中國居民，都不想成為社區眾矢之的第一位中國病犯。除了居家隔离，勤於洗手外，對於送到家門的食物，我是全副武裝地細心處理。老伴說，現在食物來之不易，他要藉機少吃，希望能瘦身10磅。

樂詩畝關閉了我們往常參加的各項靜態及動態活動。一下子多出了許多時間，正好可以用來完成堆積已久的家務事——清理車房、整理檔案、櫥櫃等等。記得多年前婆婆沒事就將舊照片、首飾、衣物、信件等拿出來整理打包，一件件地送掉，嘴裡一面說：「等那天我走了，你們清理我東西也省事…」可不是嗎？婆婆95歲離開我們。事後，兒女們一個下午就將她住了30年的公寓清理妥當。我們決定效法英明的婆婆！

有人說：「You can'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。」這把年紀了，我的頭腦還靈光嗎？當年高中學校對選甲組的我們，減輕了歷史地理的課業。沒料到畢業時，碰上了不分組的聯考。我的史地考了37分！因此被老伴稱我是個「史地文盲」。這些年來，我也曾經多次立志，好好填補史地知識。無奈總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搶去了時間。沒想到這場瘟疫帶給我一段未知長短的「禁足」（House Arrest）空檔。可以回頭補休高中的史地課程，以雪被老伴取笑50年之恥！

就在「禁足」努力補課期間，無意發現Quarantine（隔離）這個字的源頭，竟是來自義大利文的quaranta giorni「四十天」。1374年，黑死病在義大利流行。義大利米蘭王國的國王貝爾納博（Viscount Bernabo of Reggio）正為國內慘重的瘟疫苦惱。此時，他的軍隊又將自海外歸來，將要面對更大的敵人——黑死病。於是，他在1374年1月17日，下詔「貝爾納博詔書」：令軍隊及戰船全部停泊在威尼斯海外的無人島邊。他前往與軍隊一起，以聖經《申命記》摩西在山上的禱告為例，禱告

四十天，求上帝的赦罪與憐恤。以後漸漸地，Quarantine，禱告四十晝夜的意義，逐漸演變成「隔離出去」，避免少數人傳染給多數人的風險。（註一）

這一領悟，禁足四十天（或許更長）就披戴了使命的意義。數字40在聖經中出現至少100次。諾亞時期大洪水40天的警戒、摩西逃離埃及40年的考驗、以色列民40年曠野隔離、先知約拿向尼尼微城40天的警告、以利亞何烈山40天飢餓、甚至主耶穌40天在曠野的接受試探…。每次都代表上帝給祂子民的「隔離」、「警告」、或「考驗」時段。

美國也一州州地進入「隔離避疫」。每天晨更時我都在上帝面前求問：主啊！你給我在「隔離」中的「警告」和「考驗」是什麼？使徒保羅在他的羅馬監獄禁足（House Arrest）期間寫了千年流傳的「教會書信」；而我們卻只能抱著信息爆炸的「智能手機」，驕傲於科學進入「大數據」的「人工智能」時代，而禁足以待斃嗎？

十六世紀發生在西方的「科學革命」，起源於修道士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的《天體運行論》。緊接著伽利略、開普勒、牛頓等等，本著對上帝所造宇宙的規律與完美信念，促成了數學、物理學、天文學、化學、生物學及醫學在接下來一百年間的大突破。這百年科學的進展，超越了西方過去兩千年的停滯。想想看，這個革命性的突破，為什麼發生在西方世界，而不在中國、希臘、埃及、印度等這些文明古國？是因為西方沒有戰爭與貧窮嗎？還是因為西方教會，即使在所謂的「黑暗時期」，也傳揚了上帝的創造與耶穌基督的救贖。

美國疫情的苦難下週將抵巔峰，也就是主耶穌受難的日子。「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，為我們的罪孽壓傷。」在忙著搶購廁紙之際，我們是否為「我們的罪孽」悔改？上帝賦予人類智慧，建造享受科學文明，人類卻以上帝所賜的智慧來藐視上帝無限的智慧。

「科學革命」帶來了「啟蒙運動」。人們振奮於自己的開竅。「人本主義」思想的興起，竟然將有靈魂的人類，相連於沒有靈魂的猿猴。也因此，一粒微小到電子顯微鏡才看得到，連細胞核都沒有的病毒，輕易地粉碎泱泱大國的經濟基礎。

智慧的我們啊！是閉門思過的時候了！

註一：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2002;35:1071-2